

集部

文編卷七

明　唐順之　編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漢書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

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于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名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前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廪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乗邉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

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

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
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
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
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炎
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亡常
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
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㤼曰不然臣聞鳳鳥乘于風聖
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

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蓬遂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

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脇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

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隂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漢書

民函隂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

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侯應罷邊備議 漢書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

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
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

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終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

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漢書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徳沮善令單于自疏不

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劉歆毀廟議漢書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

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國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敵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

北四垂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

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
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亡功德禮記祀
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
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
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

自有常法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漢書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

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令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禘祫議 韓愈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

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即毁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徳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

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

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復讐議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

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于士則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亡失其指矣謹議

駁復讐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盖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

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盖以寃抑沉痛而號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

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編卷七

文編卷八

明 唐順之 編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漢書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辠無辜

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

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蝝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黒不

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

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

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
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
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
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
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
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
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

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隂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
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
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
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

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吏生重封昧死上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漢書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

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歴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吕

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
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
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移于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内夫
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

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王嘉論董賢封事 漢書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

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于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于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

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十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

雖多内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
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
比比當作愛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輙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
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
卒甚于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
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

宗廟三宫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
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
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
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
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
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

有益于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㣥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辠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漢書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

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千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户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

增田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意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文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畢桂

文編卷九

明 唐順之 編

諸葛亮出師表 三國志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葢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謂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
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
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將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

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諸葛亮再出師表 三國志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

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
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
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
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吴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吴更違盟關侯毁敗秭

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外國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

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
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
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
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
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

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

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徐州賀河平表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底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

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叔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亡溥天同慶維豐沛

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凛孤城之若塊迨兹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南郊禮畢肆赦第一表　王安石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罔遭昌辰乃

睹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籩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裁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奬親值休成雖亡預于駿奔寔不勝于稿抃

賀南郊禮畢肆赦第二表 王安石

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臣

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
殘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
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
穀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寛之淺
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
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賀駕幸太學表蘇軾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宫復示右文之化禮

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益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托不能奠爵復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王安石

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消變數或係於非常當服彝儀用安羣下恭惟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知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大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異國來朝當即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

回淵聽俯狥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閤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第二表 王安石

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巳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朝刻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閽而再扣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犴乖則親慮

其四恩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饔之舉兼虛正宇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茍虧彝制難副羣情伏望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

李密陳情表　晉書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

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旣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亡朞功彊近之親內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茍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兾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亡祖母亡以至今日祖母亡臣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

進退而合理苟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
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益迫於此伏念臣識
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達逢盛際之休明早
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
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
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
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
末亦豈頓殊葢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

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
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歛怨
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説震驚輿情共
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
新政至於頼天地保全之力脱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
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猶為幸民况乎擁蓋垂襜
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効於勤勞亦寧分
於内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臣解劇

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乞罷政事第二表 王安石

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聞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愊悃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茍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于量巳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濶每煩衆論上慁聖聰

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慁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闓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于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

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
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
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
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巳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
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
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
莫自支持顧難冐於寵榮始欲丐於骸骨敢期聖念過
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

沿襲不同盖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
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
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
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
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
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
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
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亡一善之

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徳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屨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瀆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奬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恩

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于守亳之初遂决竄潬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吏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吏殫螻蟻之誠仰兾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凫雁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愍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盡之年

鑿井耕田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修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于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

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于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知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廬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瀆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葢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于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

司自架柴車而即路晚節知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乞退第一表　王安石

臣忠於為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臣受才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謗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于亡恥久宜辭位尚苟貪恩豈圖

養拙以乖方重以昏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各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瘝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愊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攖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

乞退第三表　王安石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氷之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奸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禄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

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閒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歐陽修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冐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慙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曠

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亡執事之勞徒隨糴閤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朱炎傳聖旨令視事表王安石

使旨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悞眷存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

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為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茍營燕安豈免慙悖伏蒙皇帝陛下人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詔賦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跼履亡用誠弗忍于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于器使永惟奬勵徒誓糜捐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勛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

謗毁欲辨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于中人功無益于當世用之未見有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録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葢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茍臨危効

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為善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謝宣名入翰林表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内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

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蒙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于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

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

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亨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踈冗

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閲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謝除侍讀表 蘇軾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

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
考功課吏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
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
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
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
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
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閒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
終致此心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蘇軾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絏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録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為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

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徃愆没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

守宫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輙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

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茍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慙祗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

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
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
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怨出仇
家搆為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
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
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
臣性實甚愚而踈於接物事多輕信而待以至誠如彼
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

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瀟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徼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葢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彊葢迫衰殘既獲免于非辜仍曲從于私欲

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王安石

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冐昧仰
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寔重兢慙之至伏念
臣首叨召節得侍詞林隨被賛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
莫補涓埃竊覩上智之日躋内訟淺聞而知困况如賤
息厥有童心尚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已量主
非敢以私而自嫌為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輙布可

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
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説之智
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顔有恧
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葢當用
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于討論誥誓
未終已繼叨于奬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
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
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曾鞏

一遠闕庭十移星歷顧彫零于齒髮亡報補于毫分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須正之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

謝賜漢書表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録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娱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

傳家而永寶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軾

服章在笥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地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于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畢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于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

當恩所報

謝賜對衣鞍馬表　王安石

出大庭之顯服柬以精鏐引内廐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疹中預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效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醲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虚授之嫌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修

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慙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禄既豐初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農甿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

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
補萬分之一屬冊當于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
乃先擅止據茲專妄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
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艸木之微
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
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

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

鸞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奸究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兹潢潰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鸞梟于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為幸何多

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寛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

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輙

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伏念臣早緣剛拙
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惷形於言施之郡縣則
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
茍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于今日久已
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
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
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
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

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謝太皇太后表　蘇軾

亂羣之誅不請而决蓋恩威之亡素致奸猾之敢行方
侯譴呵豈期寛宥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
輕無甚於今日覩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不
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
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寛
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

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文編卷九